

## 生活调色师

■ 李响

她扭动钥匙,推开门,就站在了一个大开间的门口。这是一间什么都没有的毛坯房,阴沉天气中灰蒙蒙的光无力地透过玻璃窗勉强照亮一部分空间。

她简单地清扫了灰尘,把一张粉紫色的瑜伽垫铺在地中央,调整好呼吸节奏后缓缓躺下。瑜伽垫在这间水泥灰色调的房间里变得薄而硬了,她指尖触到垫子边缘,能感受到地面透上来的凉意。她闭上眼睛,想让自己的脑袋暂时放空,不再去想任何事情。她感到疲倦,什么事都不愿做了。

她觉得自己正安歇在一片清灰色的宁静中。

阳光就那么轻易地跳进了房间,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就这样强烈地光晃醒了——天晴了。她坐起身,才发现自己住进了新的房子。她静静地坐着,心底的焦虑已经无法再扰动她,她的一部分情绪变得麻木,一部分却又前所未有地清醒。

就在短暂的睡眠中她做了一个梦,只记得她站在一片空旷的山坡上,一个

小女孩向她跑过来,手里握着一束粉色的花——那女孩分明是她自己。

她听说过生活如戏,却没有想过自己的剧本反转这么大,大到她还没反应过来时就迫不得已地搬进了这间空荡荡的屋子,幸免于流落街头。这间房子只通了水电,其余一概没有,最大的好处是她暂时不用交房租,她只需支付水电费和物业费就好。

幸好,还有这张瑜伽垫。

她在网上花49元买了一个小电炒锅,又买了一板鸡蛋、一些面条和油盐酱醋等常用的调料,把这些都摆在门口处的厨房功能区。

她感到委屈吗?确实有委屈。十几年的奋斗,像一场大梦一样突然就醒了,一切都还那么真实,她却无法伸

手去触摸,她什么都没抓到,两手空空。一想到风光的时候,她的心就揪成一团,几乎没法喘息。她不得不停下来,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想睡的时候,她就躺在瑜伽垫上睡。

那一天,她在半梦半醒中,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在山野间独自坐着玩的一个画面。那时她大概七八岁的年纪,坐在屋后的半山坡上,风吹过草地,她的头发随着风飘动,跟草一样的姿势,绿油油的草间绽放着不知名的小野花,一阵温暖流过她的心间。

她想起童年的愿望,她只是要过五彩斑斓的生活。原来在小的时候,她已经过上了五彩斑斓的生活,却从来不知道。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

个朋友联系了她,想给她送一张床过来。她很感动,不过,想了想之后,拒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是怕丢面子,也不是怕欠人情,只是她有更好的床,山野一直在,不论她落魄到什么地步,都是行走在山野之中,大地就是床。眼下,她想在自己简单的状态中活着,有一天,她会给自己买一张床,无论如何,一张真正的床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很多东西都不再重要。

她曾经很认真地跟一个很美的女画家学过油画。她在网上买了油彩和刷子。她确信自己可以亲手创造五彩斑斓的生活,就在这个四面灰扑扑的小房间里也可以。她向物业的大叔借了一把梯子,像一个粉刷匠一样工作起来。毛坯房的屋顶变成了童年时山野间的那片天空,四面墙壁成了山坡和坡下的田地,麦田油绿,豌豆花悄然绽放于秧苗之上,山坡上坐着一个小女孩,绿草和细碎的野花把她围在中间。

她静静地看着被自己涂画成彩色空间的房子,看着看着就流出了眼泪。多年来她不停地努力与奔忙,似乎总有一个更幸福的人生在前面等着,她一路追求,却始终无法把理想中的生活看清楚。她的生活基本上是以给别人钱让别人做的方式完成,她一直追求不亲自参与的生活。现在,她用自己的手把水泥墙壁绘出一片美丽图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她在心里爱着这大千世界,她还会努力,只是她要亲自生活,她不能再放过真实的体验。

她把手里的刷子丢进水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出了门。她在楼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一口气骑到了海边。在骑行的路上,她感到自己所骑行过的路都被涂上了色彩,色彩中是可爱的动物、娇艳的花束。她想一路生花是真的。

她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人能理解她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就像被粉刷的房子,她的身体里也正在进行一场色彩的装修。

## 失药

■ 严秋平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忙完父亲的头七,小倩躺在老屋的沙发上怔怔发呆。乳白色天花板上的吊扇呀呀作响,老音箱里飘出《卡农》的变奏曲。这几天,小倩困意缠满身骨,终究是睡不着。

铃——电话骤响,扯回小倩迷离的神思。

“女士,您父亲有两个月的化疗针水未用,按规定可以退费。”电话那头是社区门诊的护士。

“搞错了?他前段时间都按时出门打针的……”话音未落,小倩心头一沉,“我现在过去。”

小倩关门,跨上电动车,驶出老屋门外的小胡同。小雨淅沥,青石板路凹凸不平,水花轻溅轮边。恍惚间,她想起五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天,她搀着刚出院的父亲,慢慢走在这条路。那时的父亲,尚且能稳稳扶着她的手。

“等等!”一声疾呼,街头饭店的张叔一脸笑意,拦住小倩,“回头告诉你爸。他前月,喝剩的酒没带呢!”

“搞错了?”小倩诧异,“您也知道他的病情。”

张叔微微一愣,眼神回避,摆了摆手,“喂!当我没说!他年纪大了,犯酒瘾,别怪他。”

“张叔!”小倩低头,“我爸上个周走了……”

张叔神情一滞,“他偷偷来我这找酒喝。我还以为,病好了。”

“没事!街坊都知道他是个老酒鬼。”小倩勉强咧开嘴角,稍稍停顿,“他是不是早上八点半,中午十二点回家?”

“嗯。”张叔点头回应。

“时间对上了!”小倩低声喃喃。

“别给自己太大负担!”张叔瞧着她眼下的青乌,又劝道:“回家好好睡一觉。”

“还有事情没办呢。”小倩跨上车,告别张叔。

抵达社区门诊,雨势渐小。办理退费手续时,对面钢琴教室传出轻柔的曲调。小倩扭头望去,些许失神。

“除了放在门诊针水,在家里的口服药也可以清退。”护士轻轻拉起小倩的手,悄悄说:“你父亲一次说漏了嘴,他恐怕还有一批药没吃。”

小倩点头道谢,赶向老屋。雨停了,天边还聚着乌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下雨。

推门进屋,《卡农》曲调依旧,小倩才意识到,音箱电源一直未关。

抄起扫把,小倩借着打扫寻药。从摆满杂物的卧室,到花草凋谢的阳台,从花梨雕琢的木床,到调料倒空的橱柜,小倩几乎翻了一遍,始终没见药品的踪影。

额头沁出薄汗,疲惫感漫遍四肢,小倩上下打量这布满童年回忆的老屋。摆在角落小书桌、遮上白布的旧钢琴、丢在摇椅上的老蒲扇等等,似乎每一个物件都有她和父亲共同的回忆。

能藏在哪里呢?小倩猜想,药可能不在家,随即放下扫把,走出了门。踏在屋外湿淋淋的小道上,水花飞溅。小倩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学钢琴,不忍新鞋沾上泥水,愣是背着5岁的小倩走了一路。那时父亲的背,宽厚又坚实。

“不在我这。”张叔放下手里的活,一脸严肃,“如果我知道你父亲还在吃药,我一滴酒都不让他碰。”

“也对!”小倩茫然了。

“你父亲不希望给你负担,你不该给自己那么大负担。”张叔心疼地摸了摸小倩的头。

“我从没觉得他是负担。”小倩眼眶湿润,“我还记得父亲走的那一天。我背他去医院。他的双臂搭在我的肩上。我怎么也没想到,比我还高的汉子,居然能那么轻。”

张叔缄口不言,巷子里只剩沉默……日落黄昏,毛毛细雨不期而至,小倩回到老屋。《卡农》的旋律依旧在屋内回荡。

怎么又忘了呢?小倩叹了一口气,坐到钢琴前。

罢了。小倩不自觉地撒下白布,打开琴盖,灰尘扑面而来。

几时的回忆翻涌而至,小倩伸出手,跟着音箱的曲调按下琴键,熟悉的旋律,生疏的指感,《卡农》的琴声在雨声中缓缓散开。父亲是什么时候停药的?药到底在哪?为什么自己从未察觉?无数疑问盘旋心头。

Re,mi,mi,ri,do……琴声里,小倩忽然察觉音色不对,她忙掀开钢琴的保护壳,一盒药整整齐齐地躺在琴键下方的空隙中。

“原来在这。”小倩低声呢喃,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这一晚,音箱的《卡农》未停,老屋的灯亮了许多,小倩睡得格外安稳。

## 建房宴请

■ 关义为

一大早,司机程修远刚来到单位,就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范安东笑容可掬地在跟同事们点头握手。这位不苟言笑的范主任很少有这么高兴的时候,程修远急忙凑过去问:“范主任,有什么喜事吗?”

范安东说他村里老家的新房子建好了,今天下午五点半在单位附近的“聚仙酒楼”设宴庆贺,敬请大家届时光临。

程修远连连答应,心里却犯嘀咕:范安东老家是在村里没错,可是三年前已经重建过一次新房了,何况范安东早已搬到了城里新建的楼房居住,老家只有不习惯城里生活的范父范母,更是没有必要再在村里建房了。但即使这样想,程修远也和同事们一样,一个字儿都没有问。

去年范安东儿子考上大学、前年

女儿结婚、三年前在村里盖新房、四年前乔迁城里新居……几乎年年有喜事,同事们和一些下属也都年年喝他家的“喜酒”。当然这次也不例外。

下午刚下班,程修远来到“聚仙酒楼”时,见范安东夫妻喜气洋洋地站在大厅里,和来来往往的人握手、致意,还不时有人将礼金塞入夫妻俩的手中。程修远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八百块钱红包,郑重其事地交到范安东手里,之后在一张酒桌旁边坐下。

客人不多,也就十几张酒桌,大都是熟面孔。范安东举杯到各桌去敬酒,并说着一些场面话,祝贺大家吃好喝好、发财添丁等。大家都纷纷举杯,一时间觥筹交错,其乐融融。

酒过三巡后不久,坐在程修远和县民政局黄局长身旁的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主任林志明突然大声说:“范

主任,既然是新居落成,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新居,添添喜气怎么样呢?”

范安东夫妻俩一愣,见大家都盯着自己,妻子不动声色地用胳膊肘捅了一下范安东。范安东随即答道:“好。”

范主任老家离县城才十几公里,过了一会,轿车在范主任老家门前停下了。众人下车,打量着这幢半新不旧的三层楼房,这房子完全没有翻新的痕迹。众人一时间面面相觑,不知道作何反应。这时,范安东板着脸将众人引到屋后,只见一个简陋的棚棚立在那里。范安东硬邦邦地说:“这次建的是我家鹅的房子。”

众人急忙鼓掌,祝福他家的鹅下蛋多多,财源滚滚!他家的鹅也从新房子里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围着这群不速之客,“鹅鹅鹅……”地叫着,表示欢迎。



璀璨海口湾。 魏有存 摄

我们学校有个善于说媒的人,大家都称他“月老”。

月老是乐队的辅导老师,擅长各种乐器,古筝、二胡、小提琴、大提琴,样样精通。因为身怀六艺,他在方圆百里内小有名气,找他的人非常多,找他的人也多,这给他做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月老很会看人。凡是经他撮合过,那就八九不离十,解决了学校里一大群剩男剩女。

我认识的就有三对:小甲和小乙、小丙和小丁、小戊和小己。

小甲比小乙大两岁,小乙不太满意。月老就说女比男大好,女子成熟点才懂管家会守财。他还举例子,说他弟媳就比他弟大三岁,两人婚后生活样样好,弟弟官职年年进步,现在已经升到了处级;弟媳做买卖,生意红火,财运亨通,连锁店开了十几家;孩子更是聪明伶俐,在美国留学。

小丙嫌小丁不是体制内的。月老就说,你有稳定工作,找个编制外的更好,不受约束,可以创业当老板,正所谓后方稳固前方冲锋。如果两人都在编制内,只会吃不饱饿不死,想藏点私房钱帮补一下娘家都不容易。

小戊的父母嫌小己矮。月老就说,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你看小己长得,粉雕玉琢,跟个玉器似的,要是高挑的话,早被市长抢去当儿媳啦。

哈哈,我的婚姻也是经月老牵线的,就是三对中的一对。

不知道是搞艺术的人特别有眼力分析力,还是月老福气好有做媒的命,我们三对鸳鸯婚后各方面都很旺,就连生男生女也是想啥得啥。

我逢人便夸月老眼光好会做媒。

这天,我出差去深圳,在街头偶遇月老的女儿小庚。

我和小庚不是很熟,就见过几次,不过我经常听人家说起她。

小庚没上过大学,在保险公司打工。但她先生可厉害,听说是大老板,年轻有为,在深圳拥有十来套房产。深圳是什么地方?一线城市呀!房价贵得离谱,一个厕所就能在我们县城买一套房子。于是,大家就在背地里说闲话:人家老爹会做媒,当然把乘龙快婿留给自个闺女啦,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大声叫她的名字,比捡到钱还兴奋,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她还是我恩人的女儿呢。在陌生的城市里突然有了个能说话的人,我嘴里咕嘟说了一大堆,最后还不忘夸上月老两句:你爸眼光真好啊,给我拣了一位好先生,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

小庚看着我,笑了,我也觉得我爸眼光好,唯独当年不满意我

的选择。

我问,怎么啦?他不满意你的什么选择?

话匣子打开,小庚讲起她的故事。

小庚毕业后上深圳打工,交往了打工仔小辛,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小庚决定带小辛回家见父母。

月老第一时间见到大头大脸的小辛也挺满意,人虽不高,但身子结实。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媒,自然懂得嫁男人最重要的是嫁一个好身体。

月老问小辛几个兄弟姐妹,小辛答就他自己。

独生子呀,独生子好!月老笑眯了眼,招呼小辛吃菜吃肉,还亲自给他倒酒。在月老的人生经验里,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非富即贵。

月老又问小辛家住哪里,小辛答福来村。

月老愣了一下,这可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呀,没听说过这个村有什么大户人家。

月老再问小辛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小辛说他爸妈都是农民,在他三岁时就离婚了。各自成家后,他们谁都不要小辛,把他丢给他妈,是他妈一手将他拉扯大的。

月老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拉得老长老长,把皱纹都撑平了。

小辛离开后,月老勒令小庚和他分手,理由是小辛原生家庭不好,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孤儿。小庚当然不肯啦,一个劲儿地辩解解说小辛是个勤奋、有志向的青年,还哭肿了眼。月老哪听得进去,吼她,你懂啥!我吃的盐都比你喝的水多。

月老怕小庚和小辛继续纠缠下去,便把小庚留在身边,不让她外出打工。

感情的事儿,哪能说断就断?一天夜里,小庚砸窗逃出去了,一同带走了月老响彻云霄的怒吼,有胆子离家出走,以后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小庚说接下来的几年里,月老对她不闻不问。她偶尔打电话回家,一接通他就开骂。为此,她连续三年都不敢回家。直到他们在深圳买了房,月老才慢慢接受了小辛。

小庚讲得很认真,唾沫星子横飞,我听得双眼雾蒙蒙的,忍不住抱了抱她。

小庚问我,你说他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俗话说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他怎么就不懂这个理儿呢?

我说,你爸是爱女心切吧。

小庚说,鬼晓得,当初还嫌人家无父无母,现在倒好,说小庚呀,你省去了很多婆婆相处的烦恼事儿,连我都羡慕你的清静呢。如果我们不是这股卖命工作,你说他会不会真的不认我?

我笑了笑,怎么会呢?



蓝调拾贝公园。 欧远志 摄

## 巷口的老鞋铺

■ 邢凯

穿了三年的帆布鞋开胶了,鞋头也磨出了一个洞,本来打算扔掉的,但是母亲催我去巷口的老鞋铺里修理。陈师傅,七十多岁的老师傅,铺子里有一个掉了漆的木柜子,里面放着各种颜色的鞋线、鞋钉、鞋油,墙上挂着几



修鞋铺。 王发东 作

双要补的鞋子,虽然落满灰尘,但是很整齐。接过我的帆布鞋后戴上老花镜仔细检查了一番说:“年轻人的鞋子磨损挺严重的,修一下还能穿。”

搬来小板凳坐好后,先用砂纸将开胶的地方打磨粗糙,再涂上黄胶,夹子固定住,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帆布剪成圆形的小片,一针一线地缝到鞋头破洞的地方。锥子穿过帆布的时候发出“嗤”的一声,他手背上有许多皱纹,手指肚上有很厚的茧子,拿针的手非常稳。我在旁边看着的时候,他忽然抬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坏了就扔了,不像我们那时候修修补补还能用好几年。”我笑了一下没有回应,心里想的就是一双几十块的帆布鞋而已,心里有些不以为然。

半小时之后,帆布鞋就修好了,补的地方几乎看不见了,他还用鞋油把鞋边擦得亮晶晶的,只收了五块钱。从此之后我便成了老鞋铺的常客。每次去时老师傅都很开心,在修

鞋的时候也会跟我说一些家常话。

十一月的一天,下着小雨,我去取修好的靴子。老师傅不在,木柜上有一张纸条写着:“鞋子放在柜子里了,自取,钱先记着。”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想起他之前说腿有点不舒服。三天之后又去的时候,他还坐在小马扎上,走路慢了一些,见到我之后还是笑着说:“小伙子,等急了吧?”

老鞋铺里锥子依然叮当作响,老师傅唠叨着修好的一双双鞋子,就像一粒粒小石子掉进生活的小湖里,荡起一圈圈温润的涟漪。

我站在鞋铺外边,老师傅给一位大妈修好了棉鞋之后又低头拿起了另一双鞋子忙活起来。梧桐叶依旧在飘落,风吹起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转身走进巷子里去,帆布鞋踩到落叶上发出的声音依然能听见。等春天槐花盛开的時候,我要去看老师傅,到巷口最温暖的地方去走一走。